

风月

风月锦囊考释



孙崇涛 著



风月锦囊考释

孙崇涛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月锦囊考释/孙崇涛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208-1

I. 风… II. 孙… III. ①风月锦囊-文学研究-中国-明代②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N. 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768 号

责任编辑:顾 青

风月锦囊考释

孙 崇 涛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 京 市 白 帆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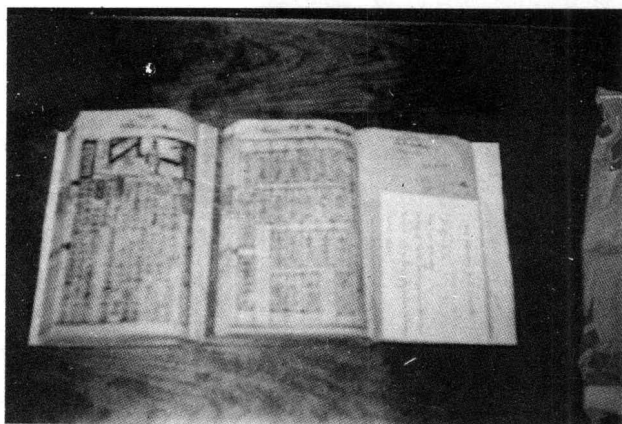
*

850×1168 毫米 1/32·9¼印张·2 插页·20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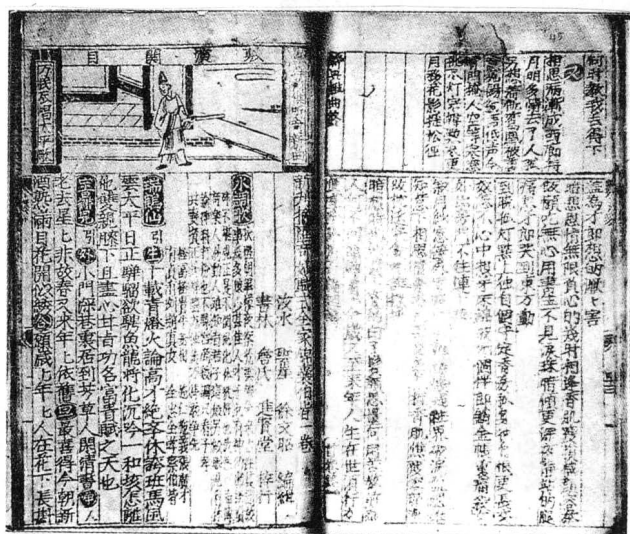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101-02208-1/I·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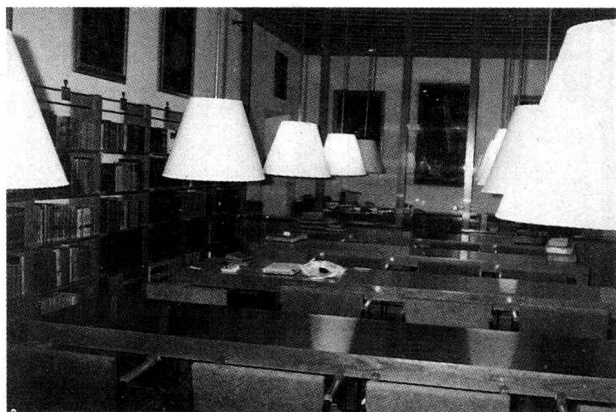
《风月(全家)锦囊》原书



《风月(全家)锦囊》书影



本书作者与西班牙皇家图书馆现任馆长特阿达拉
(TEODORO ALONSO
TURIENZO)神父合影



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阅览室
(注：二排灯下叠放的，就是经过装帧的中国图书的一部分)

引 言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近郊埃斯科里亚尔 (EL Escorial) 的圣·劳伦佐 (San Lorenzo) 皇家图书馆内,藏有一部奇特而珍贵的四百余年前刊印的中国古书。这部中国古书,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多称它为《风月锦囊》。这部由多编分集汇编在一起“重刊”的中国古书,总名究竟叫什么,是否真的就叫《风月锦囊》?还有,它怎么会千里迢迢地由中国来到欧洲,而且还被藏入西班牙皇家图书馆?以往,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它?这些都是比较复杂而且是很富有悬念的问题。对此,本书将留在末章《锦本的来龙去脉》中,予以着重探讨(本书的读者诸君,也不妨从这末章开始读起)。在未完全弄清楚此书真实书名之前,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按照此书各卷卷名中分别含有的“风月锦囊”、“全家锦囊”、“续编全家锦囊”等字样,姑称它为《风月(全家)锦囊》,简称“锦本”或“西班牙藏(锦)本”;为了简要起见,本书书题,就依从大家已经叫惯了的书名,题《风月锦囊考释》。

《风月(全家)锦囊》披露于世后,国内外学人为之瞩目。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作为迄今所见刊印年代最早的中国戏曲与杂曲摘汇选刻本,其最大也最主要的价值,无疑是在戏曲与杂曲研究方面,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方面。在古代戏曲研究方面,它的价值重点,又体现于它大量提供我们最奇缺的南曲戏文(南戏)的材料上头。锦本中所含的南戏材料,名目之繁多,佚文之丰富,异文之多样,令人眼花缭乱。锦本出现对于南戏研究的意义,完全可同本世

纪以来,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清钞《南曲九宫正始》的刊布,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的出土,以及明本潮州戏文的出土或国外回传等,相提并论,且有许多为其他发现所无法替代的地方。锦本对于元明杂剧、明人散曲、杂曲与曲艺等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由锦本材料呈现的戏曲形态,极大地填补了我们以往对于从宋元南戏终结到明嘉靖末期明传奇正式形成之间的一段戏曲历史的认识空白,为添写中国戏曲史的崭新一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依据。

五百余面的锦本材料,犹同蕴藏丰足的矿藏,需要开采的东西很多。本世纪50年代以来,少数海外学者开始撰文评介锦本;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锦本复制品通过各种渠道回传中国大陆,大陆个别学人也开始留意锦本研究,并有少量论文问世(有关情况,详末章《锦本的来龙去脉·五、锦本的发掘与研究》)。但是,对锦本作全面、整体性的考察和研究,把研究成果写成专门著作的,尚未得见。80年代初,笔者获读锦本胶卷后,惊讶、兴奋不已,从此历经寒暑,研究、撰写了一批系列专题论文,发表于《中华戏曲》丛刊(中国戏曲学会、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主办,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1994年秋冬,笔者去欧洲考察、讲学,在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目睹了锦本原书,并逐字逐句地校对了笔者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黄仕忠博士合著的《风月锦囊笺校》书稿,还读到一些与锦本有关的文献材料,对锦本的认识,又多了一层。笔者感到旧稿所写的某些地方,必须有所修正与补充,同时应承学术界同仁们的良好建议,把它编缀成书,奉献读者,以推动对锦本的进一步研究。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概 述	(1)
一、 著录	(1)
二、 题解	(3)
三、 编刻	(10)
四、 总目	(16)
五、 归类	(24)
第二章 杂曲集考述	(32)
一、 甲编综述	(32)
二、 剧曲考索	(35)
三、 杂曲类说	(54)
第三章 锦本《伯皆》剖释	(70)
一、 体式	(71)
二、 内容	(76)
三、 价值	(87)
第四章 《全家锦囊》中的传本戏文	(100)
一、 荆钗	(101)
二、 苏秦	(103)
三、 拜月亭	(106)
四、 孤儿	(106)

五、吕蒙正	(107)
六、刘智远	(108)
七、商辂	(113)
八、香囊记	(113)
九、杀狗	(114)
一〇、姜诗	(116)
一一、伍伦全	(117)
一二、郭华	(118)
一三、薛仁贵	(119)
一四、裴度还带记	(119)
一五、王昭君	(120)
一六、岳飞东窗记	(121)
一七、苏武牧羊记	(122)
一八、周羽寻亲记	(124)
一九、高文举登科记	(125)
第五章 《全家锦囊》中的佚本戏文	(128)
一、王祥	(128)
二、祝英台	(131)
三、江天暮雪	(135)
四、孟姜女寒衣记	(137)
五、窦滔回文记	(143)
六、苏学士四节记	(146)
七、林招得黄莺记	(148)
八、湘湖记	(150)
附 陈巡检思妻	(152)
第六章 《全家锦囊》中的孤本戏文	(156)

上篇 曾见著录者·····	(157)
一、沉香·····	(157)
二、张王计西瓜记·····	(162)
三、何友仁金钱记·····	(167)
附 薛荣清风亭记·····	(172)
下篇 未见著录者·····	(173)
一、双兰花记·····	(173)
二、张仪解纵记·····	(182)
三、卢川留题金山记·····	(185)
附 木兰记·····	(191)
陈奎红绒记·····	(191)
宋子京指腹成亲记·····	(191)
第七章 《全家锦囊》中的杂剧作品·····	(197)
一、北西厢·····	(197)
二、八仙庆寿·····	(218)
三、三国志大全·····	(221)
第八章 锦本的来龙去脉·····	(251)
一、埃斯科里亚尔·····	(251)
二、锦本的欧洲之旅·····	(253)
三、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的中国图书·····	(255)
四、有关锦本原貌问题·····	(260)
五、锦本的发掘与研究·····	(265)
锦本留下的思考(代结语)·····	(273)
附 录	
关于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所藏六种中文图书 ····· 牛津大学 龙彼得(276)	

主要参考书目	(279)
后 记	(282)

第一章 概述

一、著录

为了了解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一书的性质和内容,还得从明人书目中曾经多次著录的《风月锦囊》说起。

今见最早著录《风月锦囊》的,是明·杨士奇(1365—1444)等撰的《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史部·目录类一”收,四卷^①。其卷二“月字号第二厨书目”“诗词”,共著录书目296种,第285种是:“《风月锦囊》一部一册。”关于《文渊阁书目》所录图书的来源,杨士奇等在正统六年(1441)写的《文渊阁书目题本》中有所交待:“查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如果西班牙现今所藏的进贤堂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刊”的这部总集所收的“续补首卷”杂曲集《风月锦囊》的前身,即是《文渊阁书目》著录的同名同书,它表明,《风月锦囊》的最早成书和初刻,至迟当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以前。这种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因为进贤堂“重刊”的杂曲集《风月锦囊》中,虽然收录了永乐之后直至嘉靖年间的作品,但它也保留着不少宋元明初旧作。《文渊阁书目》著录文学类图书,分“文集”、“诗词”,散文与韵文对应分类。《风月锦囊》被录入韵文“诗词”类,

且与《阳春白雪》、《选唱赚词》、《戏曲大全》等散曲、杂曲、戏曲集同类著录。这表明,它也该是一种韵文作品,而且有可能就是与我们所见的锦本首卷杂曲集《风月锦囊》同类性质的书,甚或可能就是后者的前身。

继《文渊阁书目》之后,明·叶盛(1420—1472)《菴竹堂书目》卷四“诗集词”,也著录过《风月锦囊》。叶目卷四“诗集词”,共收书目495种,第481种是:“《风月锦囊》一册。”按,叶目卷四“诗集词”与《文渊阁书目》卷二“月字号第二厨书目”“诗词”,不仅所录书目大部相同,就连排列次序也很少差别,例如《风月锦囊》,两书均录于《戏曲大全》与《笑苑千金》之间。关于这两种书目的关系,清人陆心源曾经指出,叶目是据《文渊阁书目》抄撮、改制而成以欺人的(见《仪顾堂题跋》卷五《粤雅堂刻伪菴竹堂书目跋》)。但是近人王重民却不以为然(见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本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后记》)。这是目录学方面的争端,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并不太大,可以暂置勿顾。

《文渊阁书目》“诗词”与《菴竹堂书目》“诗集词”,所录图书类别较杂,并不限于诗词,还有散曲(如《阳春白雪》等)、戏曲(如《戏曲大全》等),乃至小说、传奇(如《新话小说》、《烟粉灵怪》等),以及究竟属戏曲还是属传奇小说而聚讼未断的,如《东嘉韞玉传奇》之类。故《风月锦囊》光凭书名,还是较难肯定它的性质、内容。王国维《曲录》卷六,曾据叶目迻录《风月锦囊》,列于“廿一种元明无名氏撰”作品间,未注内容,是种比较审慎的态度。

此外,《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也曾著录《风月锦囊》。《晁氏》“子杂”类所录图书,大多属传奇小说、野史佚闻、文人笔记之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明清小说部甲”,曾“择其名近似话本题目者”45本,作为“嘉、隆以前元明旧话本”著

录;《风月锦囊》入焉。按《晁目》,是晁堞、东吴父子的藏书目。堞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东吴字叔权,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孙楷第先生断其所录45本,均为“嘉、隆以前”旧本,是合乎情理的,但对于《风月锦囊》,仅据“近似话本题目”,而归入话本小说,则甚为勉强。

总之,被前人一再提到的《风月锦囊》,究竟是部什么样的书,看来仍旧是个未解之谜。

二、题解

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发现,大家多把它称作《风月锦囊》,《风月锦囊》是什么书之谜,似乎从此可以破解。其实,考究起来,问题还不这么简单。

现见的西班牙所藏锦本,全集共收各类杂曲三百余支(套)、戏曲作品五十多种(“全家”摘汇四十种、杂曲所含戏曲选折、选段十多种)。总集书面签题不见。正文少部分有残简断篇之处,并不十分完整,而且与卷首目录对照,亦有部分错简与不能对号的情况(详下“总目”)。这是“重刊”者疏于严密编排及原书流传过程中部分残失所致。因此,首先廓清它的全部结构面目,这对书题作出正确理解与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现存的这部西藏锦本,实际包括以下三编内容(以下分别称作“甲编”、“乙编”、“丙编”):

甲编:《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卷之

一》

乙编:《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

丙编:《新刊摘汇奇妙全家锦囊续编》

甲编主要是杂曲、戏曲唱段或折子选集,上下栏均为文字,无插图;乙编、丙编上栏为剧情插图^②,下栏全刊戏曲摘汇。甲编的这个长标题,刻于卷前目录第一行及正文首卷下栏开头,均占满一栏位置,且云“卷之一”。这就容易使人误解:以为《新刊……全集》,就是这部总集的全称;总集省称《风月锦囊》。认为乙编、丙编,都是《风月锦囊》“卷之一”后的“之二”、“之三”……的依次续卷,也属《风月锦囊》题下之编。其实不然。这只需看看乙编、丙编中各卷的题名,从来不含“风月锦囊”四字,而全含“全家锦囊”(或“全家锦”)字样,便可辨识。乙编、丙编总卷失题,上列标题,是根据各分卷标题中数量多、有代表性的格式,予以确定的。甲、乙、丙编另有不完全相同的别称或标题格式。

例如:

甲编:“首卷时兴曲”、“上层新增妙曲”(均见目录)

“续补首卷”、“续编首卷”(均见首卷中缝);

乙编:“全家锦囊”(如《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伯皆一卷》)

“全家锦”(如尾题《新刊摘汇全家锦三元记卷九》);

丙编:“全家锦囊续编”(如《新刊摘汇奇妙全家锦囊续编还带记》)

“全家锦续编”(如《摘汇奇妙全家锦续编宴滔回文记十卷》)

“续编赛全家锦”(如《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

全二卷》);

等等,还有别的类似格式,详见下面“总目”所列。但是综观各编中大同小异的标题,可以把三编归成三种最基本的格式名称,即:甲编——《风月锦囊》;乙编——《全家锦囊》;丙编——《全家锦囊续编》。所以,《风月锦囊》只是这部总集甲编的简称,用它来概称全部总集,实际并不确切。

明乎此,对于《风月锦囊》是什么书之谜,是否可作这样不敢说是完全肯定的解答:它是一部围绕抒写风月情怀主题的杂曲兼剧曲选集,永乐十九年前已经单独成书。嘉靖三十二年进贤堂采用其迭经演化、修订的本子,作为“续补首卷”,编入锦本总集重刊,成为这部戏曲、杂曲总集的一部分。为什么说还不敢完全肯定?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如下两种可能存在的因素:第一,同书多名与多书同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并非罕见。上述多处著录的《风月锦囊》,与现见的锦本中的《风月锦囊》,是同种书,是无关的两种书,甚至是各不相干的多种书,都有其可能。第二,即使是同种书,《风月锦囊》历经至少百余年(从永乐十九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之间,已有132年;说得更短一些,从杨士奇等亲见此书时的正统六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也有112年)的不断修订、增删、传刻,书的性质、内容已渐起变化,甚至前后面目全非,卷帙随意取舍,书题移花接木,等等,都全有可能,特别是对于一种民间书坊辗转传刻的通俗书刊来说,更不可避免^③。因此,上述的解答,只能说是相对肯定,不敢说完全肯定。

为什么甲编书题要题作《风月锦囊》?对此,甲编下栏开篇《正科入赚》的最末一支曲子,曾经作过这样表白:

乾坤有象归声色，风月无边入锦囊，颇令人生悵快。怪的是愁眉泪眼，虚过了陈马韶光。阅题词，知大方；展魁本，识审详。悲欢离合情千状，指点声音动四方，端不比小伎俩。知音君子，不必通今博古，只须向锦囊中风味，自再揄扬。

审览全部甲编正文，发现它尽管题材不一，体裁形式多样，但多以叙写男女情爱为基本主题，大多是有关“悲欢离合”、“愁眉泪眼”、“令人生悵快”的“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红楼梦》）方面的内容。明人以“风月”取为书名的书，除《风月锦囊》之外，还有《风月机关集》、《风月囊集》（分别见《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与“乐府”类）等，可能都同男女情爱主题有关。明刊徐士范、熊龙峰、刘龙田诸本《西厢记》，戏名曾作《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见卷首“末上首引”中末与“后堂子弟”问答交代）。现引上下栏杂曲各数支，供见甲编内容的基本特色：

黄莺儿 新增

月冷夜风寒，想征人已渡关。帛书难寄南飞雁。空令肠断，顿觉泪涟，眼睁睁望不得天雁遍。

携手并香肩，镇晨昏，倚画栏，笑迎花面春风软。金钗半折，银缸初绽，泪汪汪怎觅得飞鸿转？

耍孩儿

海棠开了猿声叫，为才郎烧香并拜斗。临风对月多生受。他那里偎红倚翠销金帐，我这里独守香闺泪暗流。这病儿难搭救，欲待传书寄柬，又不知他在那府何州。

去时节雨打梨花三月春，到如今桂子飘香八月秋。想起来